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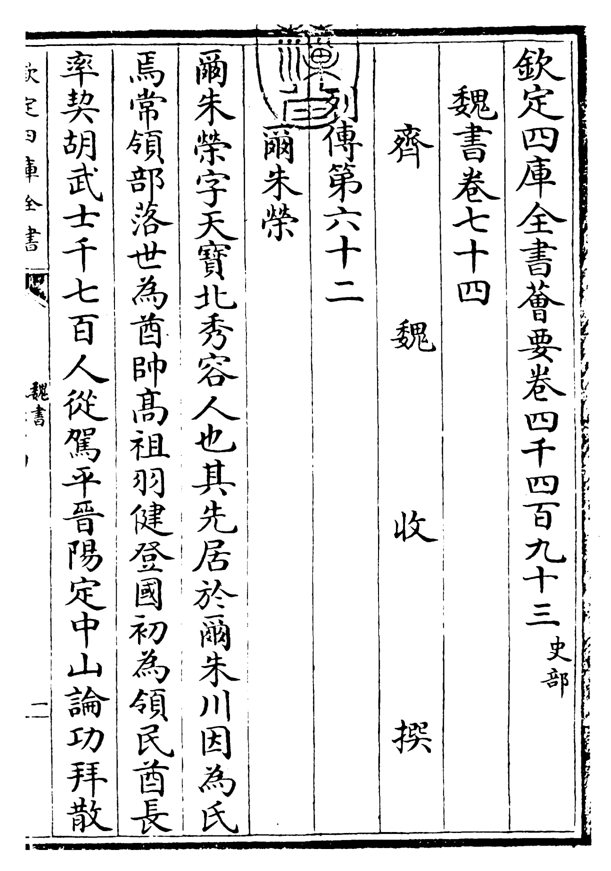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七十四 七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九十三 史部

魏書卷七十四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二

爾朱榮

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爾朱川因為氏常領部落世為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為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

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内差近京師豈以沃堉更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曽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

何忍加罪部内聞之咸感其意髙宗末假寧南將軍除肆州刺史髙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為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莊孝莊初榮有翼戴之勲追贈太師司徒公録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羸曽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盛牛羊駝馬色别為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討輒獻

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光禄大夫及還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玩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閲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娱肅宗世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謚曰簡孝莊初贈假黄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

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曽與榮遊池上忽聞簫皷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直寢遊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别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

內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崘嶮作逆榮並前後討平之還直閤將軍冠軍將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敕勒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之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敕勒斛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迭相掎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為北道都

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修禮之反也榮表東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進爲大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

中山於時車駕聲將北討以榮為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尋進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衆當亦息圖使還奉勑云念生梟翦寶夤受擒醜奴明達並送誠款三輔告謐關隴載寧費穆虎旅

大翦妖蠻兩絳狂蜀漸已稽顙又承北海王顥率衆二萬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令關西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隣賊理無發名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即遣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

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為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踴五內摧剥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内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内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悆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即

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名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為怪愕四海不為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為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於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鐘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寅醜奴勢逼豳

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吴卒崈邇在郊古人有言
邦之不臧鄰之福也一旦聞此誰不覬覦竊惟大行皇
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
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
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内安乂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
聖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録臣至款聽臣赴闕
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
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名宗

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惟莊帝獨就師次河内重遣王相密来奉迎帝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潛渡以赴

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一日榮奉帝為主詔以榮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萬戶十二日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

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文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襲盛衰無常既屬屯運四方瓦解將軍杖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璽運已移天命有在宜時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

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為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榮曰愆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宫于時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虚官守曠榮聞之上書曰

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横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别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

勝鯁塞朕德行無慼致滋酷濫尋繹往事實切於懷可
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
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
啓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
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
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治
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詔曰乾坤統
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

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荐臻太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勲踰伊霍功格二儀王室不壞伊人是頼可柱國大將軍兼録尚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為賊既久横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

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竒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

乃普告勅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贊亳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況導源積石襲構崐山門踵英猷弼成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絶維德冠五侯勳高九伯者哉太原

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入匡頽運出勦元兇使積年之霧倐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既泰趙魏還蘇比績況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萬户通前三萬餘官悉如故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兎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悦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

所號雙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
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
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既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
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先二象化穆五才三歷
與日月惟休金昴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
百揆咸亂九宮失叙朝野撫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
崩九區瓦鮮逆賊杜周庱劉燕代妖寇葛榮假噬魏趙
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

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懐匪安之慮社稷急不測之憂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知来義踵先勲忠資曩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熊羆競逐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摶風北極氣震林原勢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器高於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讋息中興之業是乎再隆太平之基玆焉更始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賛之道何足以髣髴鴻蹤比勲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

土振古以来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户通前滿十萬户為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為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為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乗虚徑

進旣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並皆不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滎聞之即時馳傳朝行宫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分輿駕於是南轅滎為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旣平邢杲亦渡河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内太守元襲固守不降滎攻而尅之斬珍孫元襲以狥帝幸河内城滎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縁河據守滎旣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黄門郎

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不可語在侃等傳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爾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纂歷漢祖先天資三傑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藴伏風煙抱含日

月總奇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為資昔處亂朝韜光戢翼秣馬冀北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歎息忠勇奮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故能芟夷群惡振此頽綱俾朕寡昧獲承鴻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息葛滎跋扈仍亂中原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顥凶頑構成巨舋阻弄吳楚虧汙宗社朕徙御北徂劬勞鞍甲王聞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勲巨績書契所未紀歆至策勲事絶於比况非常之功必有非

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
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
增封十萬通前二十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
尋還晉陽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
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寳夤擁衆豳涇兇
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
岳侯莫陳悦等總衆入關討之天光既至雍州以衆少
不敢遂廵未集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

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濟天下四方無事唯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

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来受國大寵未能開
拓境土混一海内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
寛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汚朝貴入
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
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
戸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
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廵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
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榮身雖

居外恒遥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為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皆詣榮承候得其啓請無不遂之曾闕補定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奉别更擬人榮聞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啓北人為河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啓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為州便停不用

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為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懼榮害之復相間構日月滋甚於是莊帝密有圖榮之意三年九月榮啓將入朝朝士慮其有變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既圖榮

榮至入見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為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睎等抽刀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三十八於是內外喜叫聲滿

京城既而大赦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右兼録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夏誠貫幽明天不憖遺奄從物化追終褒績列代通謨紀德銘勲前王令範可贈假黄鉞相國録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詔曰故假黄鉞持節侍中相國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藉棟梁

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無深前已褒贈用彰厥美然禮數弗窮文物有闕遠近之望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爲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劒三百人轀輬車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詔曰武泰之末乾樞中圮丕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榮固天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頹綱於斯復振雖勲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於兹尚闕非所以酬懋賞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宜遵舊典配享高祖

廟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閤將軍孝莊初以榮翼戴之勳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惠

菩提弟义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初襲爵梁郡公又進爵為王尋卒贈侍中車騎將軍司空公雍州

刺史

乂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為王孝静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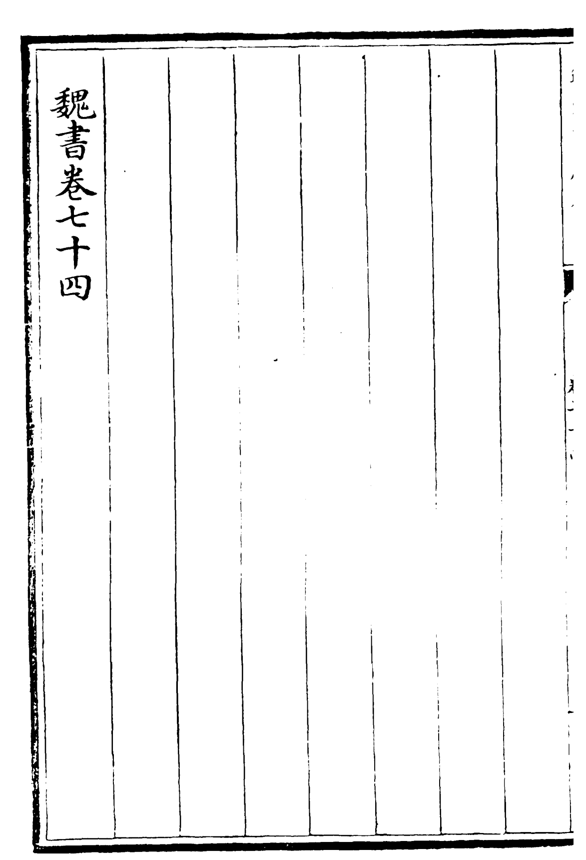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以榮破葛賊之勲進爵為王增邑千戶超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曹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禄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乂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疎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歛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嚻然已有羣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略元徽喔咿以競入私利

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爾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頹拯潡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是上下離心文武觧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寳夤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借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盗一城一聚而已茍非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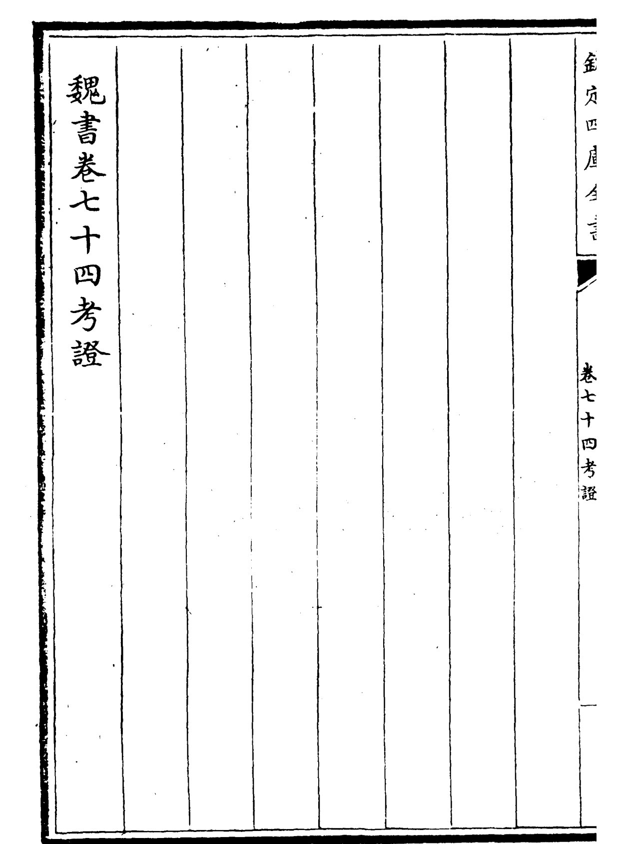
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魏書卷七十四

魏書卷七十四考證

爾朱榮傳三歷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三應作王干寶搜神記虞舜耕于歷山得玉歷于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已體道不倦



魏書卷七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九十四 史部

魏書卷七十五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三

爾朱兆　爾朱彦伯　爾朱度律　爾朱天光

爾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蹻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絶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

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夸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阼特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二百戶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

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
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
八百户為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户尋加侍中驃騎大
將軍又增邑五百户及爾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
晉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
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
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
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巳曰爾朱家欲渡河用

爾作灅波津令為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挿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黄塵漲天騎叩宫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閲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為晉州刺史謂長

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隅河為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覿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尅獲騰問王夢如何兆荅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藺草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

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爾朱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乗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尅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為隨兆軍府為别送晉陽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中路王

時尒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福禍
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榮旣死莊
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
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
驍果本無策略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
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鎭之人令王
統領旣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
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

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

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北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

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為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為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大掠并州城内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秀容王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於戰鬬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而麤脱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為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梁郡岢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

爾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為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為榮府長史元曄立以為侍中前廢帝潛黙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廢帝既立爾朱兆以已不預謀大為忿恚將攻世

隆詔令華山王鷙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慰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讌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黄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内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隅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𢧐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禄大夫馬埸大都督封

博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為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為聲勢世隆不從及張歡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爾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謡曰三

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
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爾朱榮兵威稍盛諸
有啓謁牽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
令史通為姦詐造榮啓表請人為官大得財貨以資酒
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即阼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
尋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
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

刺史加侍中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充其員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爾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絡繹進討並為仲

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爾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兖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殁其家口簿籍

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為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爾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

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為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閤加前將軍爾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内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黄門侍郎莊帝即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

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戸又除車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即真元顗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閑世事無將帥之略顗既剋滎陽擒行臺陽囘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内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州都督及車駕還宫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廂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為猥滯所稱又請解

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帝之將圖爾朱榮也或有𫝼世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彊不以為意遂手毀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攻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測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絶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律等

共推長廣王曄為主曄以世隆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户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自以為功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劒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疎遠欲推立前廢帝而爾朱度律意在寶炬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

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為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事又畏爾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賔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為尚書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無復畏避信任羣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

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襄奏皆罷於是始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彊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為之贈其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録尚書事都督定相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武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彊不以為慮而世隆獨

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内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説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内我以為其備叔淵信而内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别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欻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

惡之世隆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怗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濵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為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

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撿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㬎遲遣二防閤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儐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章服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閤内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籥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虚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牀上無席

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為寧朔將軍步兵校尉欒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

逼詔世承守轘轅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㝷為元顥所擒爾殺之莊帝還宫贈使持節都督兾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兾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承弟弼字輔伯前廢帝初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㝷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為齊州行臺召募士馬以趣四瀆闕弼總東陽之衆亦

赴亂城疑揚聲北渡以為掎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還州世隆既擒弼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為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須更約盟宜可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乃從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爾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為統軍從榮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尋轉安

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為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爾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廢帝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間之與爾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歛無厭所至之處為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

律至母責之曰汝旣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總隷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得施用遂西走於瀍波津為人擒執椿囚之送于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爾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

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肅宗崩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戸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隷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内榮發之後并肆不

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為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為左衛將軍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

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并徵其馬侃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税民馬合得萬餘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

言遠近曰今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别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寛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為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

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疑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一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内執送蕭寶夤而降賊行臺万俟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城東五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賊黨結聚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

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為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率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絶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

帝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勅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遼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爐疊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

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為小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黄昏時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仗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

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戸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琛顯走赴天光天光遣帥臨之往皆尅定初賊師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為逆攻降人叱干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聞榮死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

洛之策進至雍州比破叛已疑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别更推立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微意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為廣宗王元曄又以為隴西王及聞爾朱兆已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出夏州

遣將討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于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兵信都内懷憂恐不復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爾朱兆仲遠等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

獲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三十

七爾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

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為不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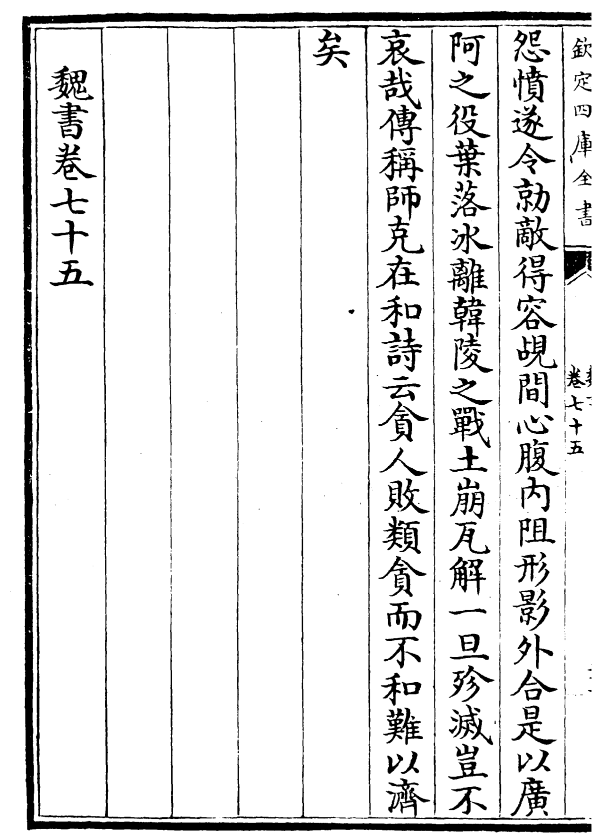
史臣曰爾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

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弈棊慶賞威刑

咸出於己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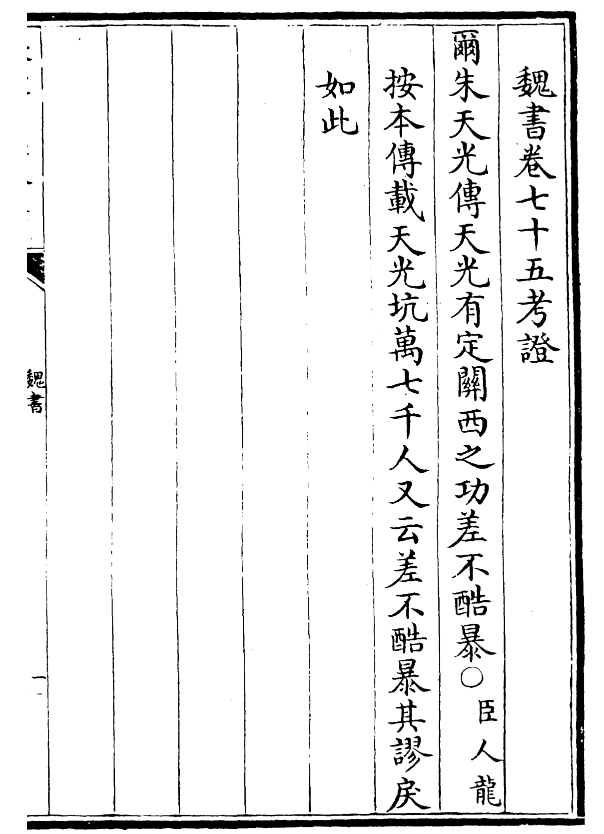
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

權勢所好唯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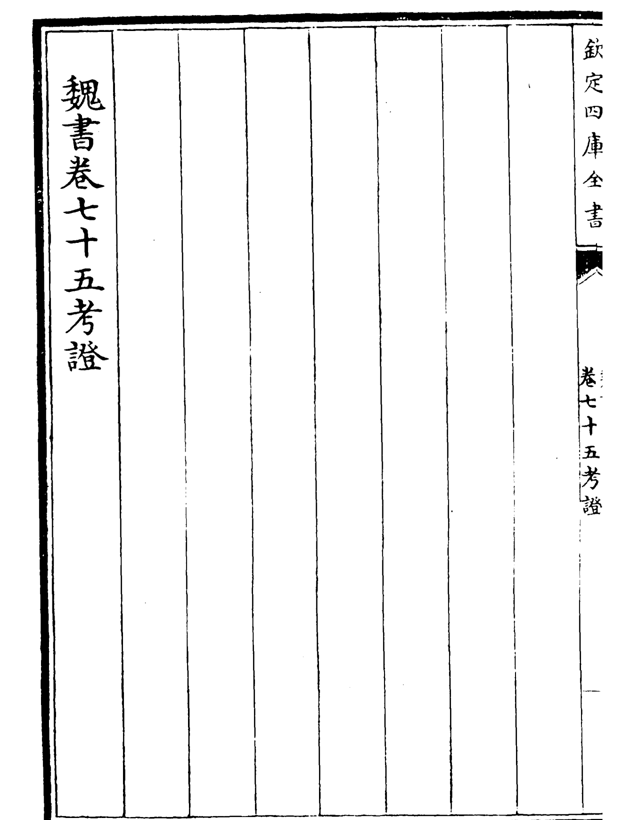
怨憤遂令勍敵得容覘間心腹内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氷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魏書卷七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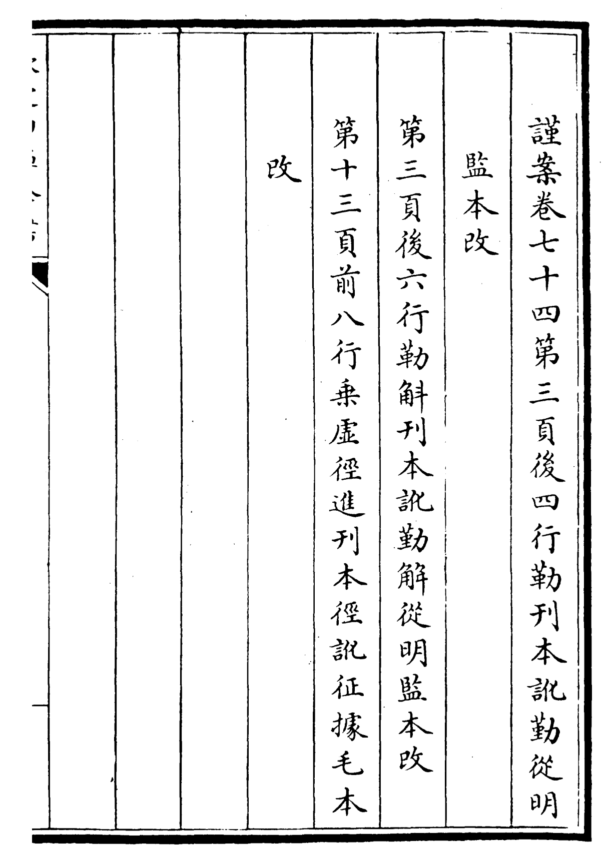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七十五考證

爾朱天光傳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臣人龍按本傳載天光坑萬七千人又云差不酷暴其謬戾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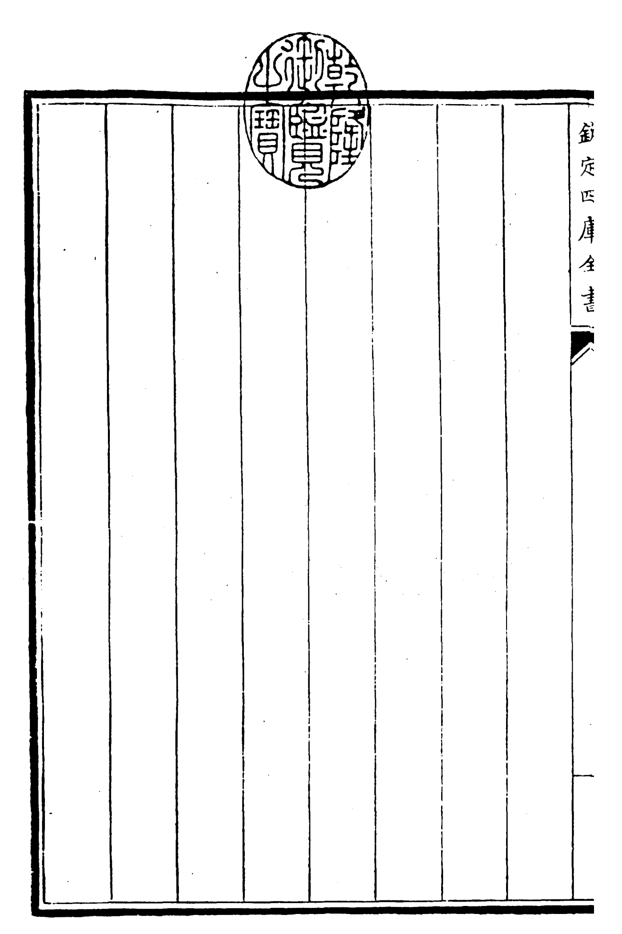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七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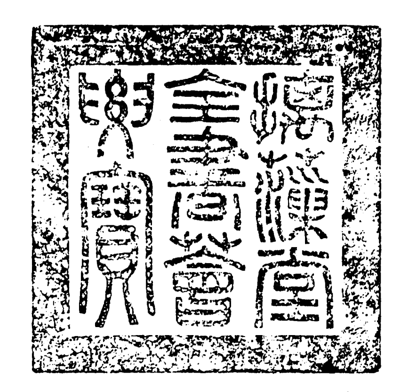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七十四第三頁後四行勒刋本訛勤從明監本改

第三頁後六行勒斛刋本訛勤解從明監本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秉虛徑進刋本徑訛征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七十六

七十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九十五 史部

魏書卷七十六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四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為營州長

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為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為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内患之同於歲禄官給長絹同乃舉按

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在公之績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勲書因加檢覆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勲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竝復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刋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

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指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勲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為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録歴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竝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黄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勲簿而已或一階再取

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敘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自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黄素為勲具注官名戸屬及吏部換勲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黄素勲簿政可麤止姦偽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

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即令給券一
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勲人甲乙斬三賊
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
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勲印記為驗
一支付勲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即送門下別函守録
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勲轉多叙不可盡者
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偽巧吏階縁偷增遂甚請自今
為始諸有勲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某處勲判

咸令知聞立格酬敘以三年為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内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勸事不經久徼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勲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勲書姦偽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勲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叉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熈起兵於鄴熈敗以同為持節兼黄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熈還授

平東將軍正黄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為乂所親𢦏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為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黄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為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齎書諭德興德興

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為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乂黨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為齊兖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李叔仁闕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同時久病彊牵從務啓

乞儀同初同之為黄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異其
為人素相款託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
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兾滄瀛三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兾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
百匹謚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
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静太常丞

靜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為字焉高祖怖為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

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
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
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
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
稱贊之遂勅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為
寳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
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
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鑾輿親駕臣將不免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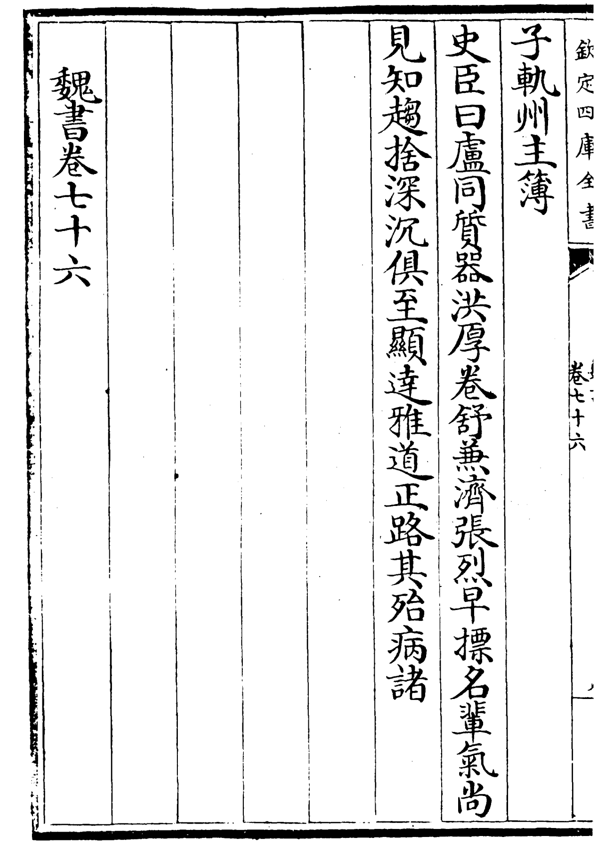
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即位追録先勲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户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為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乂父江陽王繼曾為青州刺史及乂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尋加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乂黨出為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

者以烈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為本州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吏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為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為家誡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末襲爵興和中卒於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晧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為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為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為徵君馬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晧尤好蒱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晧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產出帝初訴復業



子軌州主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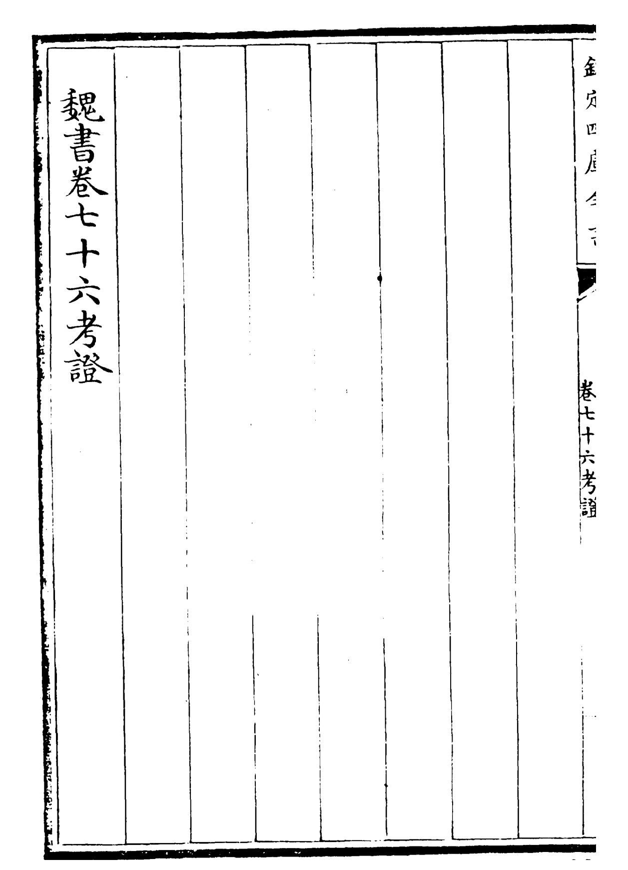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摽名輩氣尚見知趣捨深沉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魏書卷七十六

魏書卷七十六考證

盧同傳父輔字顯元○元北史作光

張烈傳張烈字徽仙○仙北史作之



魏書卷七十六考證

魏書卷七十七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五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字飛烏廣平列人人也吏部尚書弁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翻弟道璵先為冀州京兆王

愉法曹行叅軍愉反逼道璵為官龢與弟世景俱因廷尉道璵後棄愉歸罪京師猶坐身死龢世景除名久之拜龢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荆山規將寇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乗勢徑趨項城龢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怗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初龢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刼攝而不送龢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

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𪘏為縣主吏請焚之𪘏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内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敕河南尹推治其罪𪘏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𪘏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為洛陽迄於為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

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飜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行之討葛榮也表為員

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

叔集弟道璵少而敏儁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祕書丞孫惠蔚典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賔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諮議參

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為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懌為司空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懌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並當煩劇諍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

為記室參軍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李琰等先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為民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簡自帝心鷹鸇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升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

肇之時臣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寛之於後况其元列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析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臣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臣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

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别豈所謂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久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

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為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不辨行賕主名檢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叱以獄案既成因即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為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為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寛若傳聞即為證則於理太急今請以行賕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凖以為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

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
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寃爲奏更檢事付
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
依前案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
受辭下檢反覆使鞫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
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
士以爲罪須案成雪以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
未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寃

而不理令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
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
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為禄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
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
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
士之謂以為宜聽禄養不約其年書奏肅宗納之以母
憂去任卒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為郎俄兼司州别
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

蕭衍遣蕭綜來據彭城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彧討之磐桓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晦為使給齊庫刀持節乘驛催軍有違即令斬決肅宗謂雄曰誨朕家諸子摽以親懿籌策機計仗卿取勝耳到軍勒令竝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啓為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荆州為先詔雄為行臺左丞

與前軍臨淮王彧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鵶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濵北溝求救彧以處分道别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為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在軍上

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

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會

右丞闞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遥舉雄仍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禄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

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歳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為亂豈有餘

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煢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

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内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蹔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寛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尅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静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宗崩初蕭寶

賁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為關西賞勳大使未行之間會爾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為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帝以侃為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

尚書勲髙義重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解侃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闗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悦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啓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

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傜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秉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

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時為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仍尚書永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請託不已雄懼其讒慝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譏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

至洛於永寧寺集朝士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廞楊機等曰爲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綏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對曰當主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即奔隨便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便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爲慙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不能盡忠依附諂佞未聞卿等諫諍一言使國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

十没其家口二子士琛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温良雅正初為兖州安
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
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
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為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
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為上第轉越騎校尉尚書令
李崇北伐蠕蠕引為録事參軍臨淮王彧北征以纂隨
崇有稱啓為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為長史尋拜

諫議大夫雅為彧所稱數屢在朝廷薦舉之蕭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持節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率衆赴接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多虞京師更無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埸又詔為荆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闗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為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即位除通

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尋除持節平東將軍中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爾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為顥擒及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還鎮虎牢俄轉中軍將軍滎陽太守民有

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為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忻然加鎮東將軍太昌中除左光禄大夫纂僑寓洛陽乃為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内太守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王曰纂受詔於此本有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奬顛危纂敢不匍匐王曰吾志去姦佞以康國道河內此言深得王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敝宜代吾執河内手也便入洛九月行西荆州

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郡應宇文黑獺纂議欲出軍討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減徹防衛根本虛弱脫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為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萬全且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計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

失析陽如棄雞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為不爾遂遣兵攻之不尅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賊黑獺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閤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為賊所擒遂害之贈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從祖曇護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州都

子熾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悉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為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轉奉車都尉出為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産業琛每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竝不問後加龍驤將

軍帶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寛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在所有稱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為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録勲書時崇猶為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主

魏子建為山南行臺以為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為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俊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

休弟修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鎧曹行參軍稍遷中堅將軍司徒錄事參軍廣州大中正丁憂去任尋起為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

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情駭懼勑為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逆攻郡為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何為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衛將軍郭瓚討平黑奴乃得免興和中為衛將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還為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祿少卿未幾詔珍之持節為廣洛北荊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荊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稱齊文襄王遣

書慰勉賜以衣帛尋勑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尋轉駕部加右軍將軍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

敬重之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儕輩之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帥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為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禄大夫蕭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聚衆作逆勑深兼給事黄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邙山集僧尼齋

會公卿畫在座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厚恩世荷榮遇寇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隆私忽被犬馬知歸太后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為東道慰勞使即為二徐行臺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為二兖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爾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為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蕭衍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

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曰羊侃作逆霧起瑕丘擁集不逞扇擾疆埸傾宗之禍侃乃自貽累世之節一朝毀汙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貳聞弟猖勃自効請罪此之丹款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人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委勑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黄門郎顥平免官後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禄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

省官員委積前廢帝勑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
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廢帝甚
親待之是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曰臣聞崇
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
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
魏秉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
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楢固以追隆周
而竝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

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
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
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為本
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
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青
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
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
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郄行以及前之燕而向

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爼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敝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為歎息陛下中興纂歷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沿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夫先黄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虚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

在戎尚修學校宣尼碓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為宜重修
國學廣延冑子使函文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
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
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
鴻生以光顧問槃維竒異共精得失使區㝢之内競務
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
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
監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善之出

帝初拜中書令頊之轉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永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出帝入關深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兖州子鵠署深為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之於陳斬深

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閤祭酒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丐時將家奔洛陽因以家焉機少有志節為士流所稱河南尹

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王諾之守吾既委得其才何為不可由是聲名更著觧褐奉朝請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為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伏波將軍廷尉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平東將軍荆州刺史楊大眼啓

為其府長史熙平中為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隂令轉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司州治中轉别駕荆州蠻叛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討之還除中散大夫復為别駕州牧高陽王雍事多委機出除清河内史轉左將軍河北太守並有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别駕未幾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

華州刺史永熈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尋除度支尚書
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為時所稱家貧無馬
多乗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竝誅年五十九
子毗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静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虬少有公幹頻為司州記室戸曹從事早卒
高崇字積善渤海蓨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兄顧避

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以端謹見稱徵為中散稍遷尚書三公郎家資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器服充事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令為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彊禦禦縣內肅然朝廷方有

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贈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虜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成初崇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為首人能立身約已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諸子

闕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於已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及長屏絶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襲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

轉奉車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事下廷尉卿及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辱命闕以流罪尚書同卿執詔可謙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盜竊

之處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具以狀
奏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
為故事弟道穆為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
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
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
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
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
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

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懐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會朕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恒做唯在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

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槊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為已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其人賞勲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曽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

有清貞奉法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横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敝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譊諂甘心忠讜息義況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傜役徵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令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

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騑驂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謗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一日萬機事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禄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内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

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冑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温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於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隷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為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譏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歷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為

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於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楡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

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無困敝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税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

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
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
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
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
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
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
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
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

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筭暫充錢官頗覩其理茍有所益不得不言脱以為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為允即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為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為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為靈太后深所寵任直讜之家僮訴

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别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寃屈讌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讌之長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

子儒後踰河至行營莊帝見之具訪洛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仍授祕書郎中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禄大夫司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時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為梁州北豫西兖三州檢戸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讌之常謂人曰興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司空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為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引自隨恒令總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閣祭酒

讌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涉經史非名流儁士

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篙長於陋巷頗獵羣書無純碩之德尚好章詠之彫摛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林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閭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佪者天下皆是也若

得身隷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臣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為臣所顧問道穆曾進説於臣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懼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臣深然之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為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

貨具以表聞又爾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鎧曹參軍蕭寶夤西征以道穆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彊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夤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彊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冀陛下恩顏望霑爵賞臣既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

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讌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
莊帝帝時為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
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
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即位徵為尚書三公郎
中加寧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書使晉陽授
爾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
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温子昇就宅弔慰詔攝本
任表辭不許三年加前軍將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

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提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成敗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别徵爾朱王軍令赴河内以掎角之旬月之間何往不尅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内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

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安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於時爾朱榮欲回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蕞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宫闕此桓文之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曰

楊黄門侃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謂爾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黄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黄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實可任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兼御史中尉尋即真仍兼黄門道穆外秉直繩内參機密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

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獘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故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

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

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勑監儀注又詔曰祕書圖籍所在內典闕一字書又加繕寫緗素委積蓋有年載出內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臣聞舜命皐陶姦宄是託禹泣辜人堯心為念所以舉直錯枉事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

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不知耻至於職司其憂猶望僶俛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耻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

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
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禄之責無
所逃罪所以夙夜為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
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隷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
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
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别館御史檢
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
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為惡取敗不得

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爾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日後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為御史故有此詔及爾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

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為南巡之計未發會爾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已託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年四十二泰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鏡襲爵為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

道穆弟謹之繼沮渠氏後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年三

十五贈通直郎無子

謹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無子

以兄謙之第二子緒繼焉

史臣曰宋繇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

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

崇明濟為用謙之兄弟咸政事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

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于顛覆惜乎

魏書卷七十七

魏書卷七十七考證

羊深傳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臣人龍按北史羊祉傳祉太山鉅平人本書地形志泰山郡有鉅平若平平陽則屬高平郡又有陽平則屬魯郡當以鉅平為是

魏書卷七十七考證

謹案卷七十七第十二頁前二行喜之下明監本

多闕則利之也字

第十三頁前二行劉歐楊機等刊本歐訛欽據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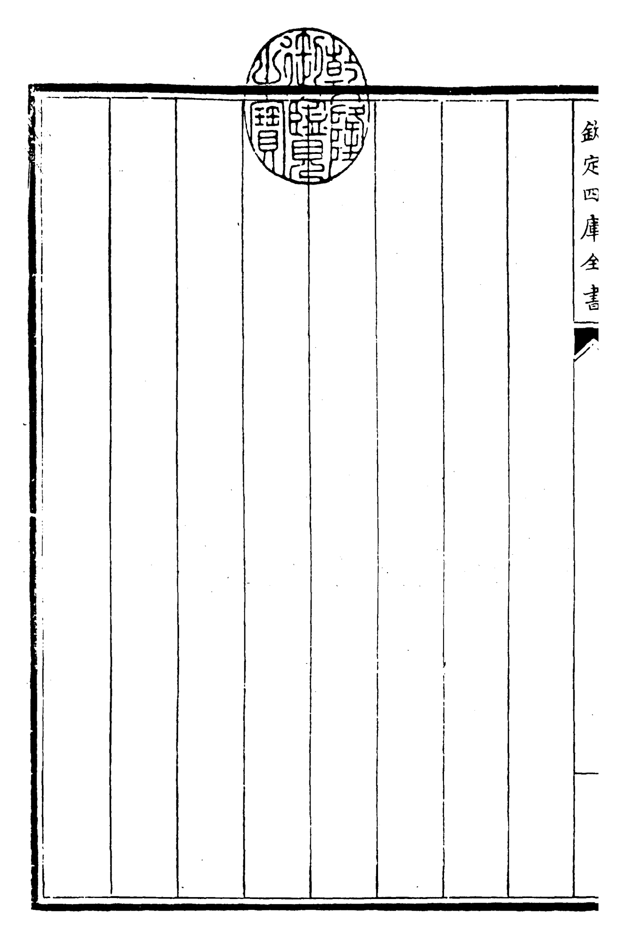
林傳序及北史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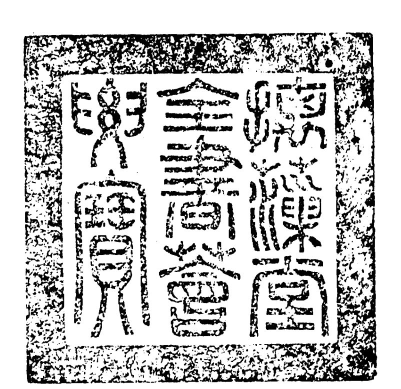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昔魯興泮宮刊本宮訛官今

改

第二十七頁後四行憚此刑書刊本此訛比據毛

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金扳